

谒黄帝陵

□胡文彬

凤凰山

都市慢生活

行吟

08

2022年7月8日

星期五

邮箱:
3213456266@qq.com□主编:郝良
□编辑:蔡伟

头顶炎炎烈日,怀揣拳拳之心,我们虔诚地去拜谒中华民族始祖轩辕黄帝的陵墓——黄帝陵。

传说黄帝生于山东寿丘,逝于河南荆山,葬在陕西桥山。桥山位于黄陵县城北1公里。

有人说,南方的才子北方的将,山西的黄土埋皇上。在西安看了太多的皇陵、贵妃陵、太子墓、公主墓,那些墓陵极尽奢华之能事,看得我眼花缭乱。心想黄帝作为中华民族的始祖,无论怎样富丽也不为过。结果我错了。

陵冢在桥山之巔,桥山有沮水环绕,群山环抱,古柏参天,有大路可通山顶直至陵前。山顶立一石碑,名为下马石,上书“文武百官到此下马”字样。古代凡祭陵者,均须在此下马,步行至陵前,陵前有一祭亭,亭中立一高大石碑,上有郭沫若题“黄帝陵”三个大字。祭亭后面又有一块石碑,上书“桥山双龙”四字。黄帝陵冢在山顶平台的中央,陵冢高3.6米,周长48米,有砖砌花护围。四周古柏成林,幽静深邃。

在桥山脚下,有轩辕庙一座。轩辕庙面积约10亩。院内有古柏14棵,右侧有一株古柏特别粗,树枝像虬龙在空中盘绕,一部分树根露在地面上,叶子四季不衰,层层密密,像柄巨大的绿伞,相传为轩辕氏所手植,距今5000多年。树旁有一碑楼,内嵌石碑一块,上写:此柏高五十八市尺,下围三十一市尺,中围十九市尺,上围六市尺,为群柏之冠。相传是轩辕黄帝手植,距今有五千余年。谚云:“七楼八撵半,圪里圪瘩不算算”,即指此柏。此柏是目前全国最大的一株,被称为“柏树之王”。

庙院里有历代重修轩辕庙的碑记和祭文石,共46通。庙院最后边是大殿,上悬“人文初祖”金字匾额,殿内正中置牌位,上书“轩辕黄帝之位”6字。

比较历朝历代的皇陵,黄帝陵的朴素让我感慨。一抔黄土,几万株柏树,随葬品不过是装满谷物的瓦罐和几样农具,轩辕黄帝其实是农耕部落的生产队长,来源于黄土复归于黄土,两袖清风,本色自然。那个时代的风

气何其纯净。

我不信神,在全国各地看了无数的庙堂宝殿,均没有屈膝拜过谁,惟有在这里,面对伟大的黄帝祖先,我必须跪拜。而且是以万分的真诚。我闭上双眼,双手合十,在心里默念:我的先帝,我是你的黄皮肤的子孙。我来了,我看你来了。似乎有远古的风吹拂着面颊,吹落一串咸咸的泪珠。就在我的身边,乖乖跪着的有黄口小儿,有颤巍巍的老者,有时髦的小伙,也有靓丽的情女,皆一派肃穆恭敬。

泱泱中华是地球上人口最多的民族,遍布世界各地,生活方式和信仰各异,用什么情感纽带凝聚海内外的同胞,惟有共同的祖先。在皇帝陵,有孙中山、毛泽东、邓小平、蒋介石的碑刻。本是同根生,同胞相聚,血浓于水。恐怕也只有黄帝陵前,才能相逢一笑泯恩仇。每年4月4日为公祭日,海内外炎黄子孙的代表五千多人参加公祭典礼。

值得一提的是,蒋介石的孙子,蒋经国的儿子蒋孝严携夫人黄美伦专程参加了当年清明的公祭典礼。他对记者说,我们两岸都是炎黄子孙,没有什么好分彼此的,应当越走越近。事实上我们有共同的文化、历史、语言和血脉,血浓于水,永远分割不开。当记者问其以怎样的身分祭拜时,他说,我是国民党中央常委,蒋家第三代人,台湾民众代表,我还是炎黄子孙,骄傲的中国人。可见黄帝陵对推动两岸关系、共创和平契机的积极作用。

细品历年的祭黄帝文,既典雅华丽,又富现代气息,展现了中华语言文字博大精深魅力。“宾服诸侯,九州一统。广施教化,四海同宗”,颂扬了黄帝推动民族融合,肇启中华文明的千秋伟业;“方期宝岛璧合,一统福祚永宁”,也道出炎黄子孙期盼祖国统一的心愿。美文华章,声遏行云,闻之则“煌煌中华,自立自强。民族复兴,神人共襄”的责任感油然而生。

拜谒黄帝陵,心变得包容了,大气了,朴素了。知道自己从何而来,该去向何方了。



观荷记

□张步伐

七月如火,一群游山乐水之人,呼兄唤弟,携幼扶老,男欢女笑,高歌欢唱,驱车过国道,转省道,换乡道,盘旋迂回上牛卵坪观荷。

蝉鸣无忌,砸地生烟。风中含火,炙烤肌骨。汗流浹背,透湿衣衫,兴致不减,因荷香袅袅引人,荷绿浩浩洗心。

层层荷田,满眼塞翠,缤纷花色扑地,耀眼催情依依。微风过处,荷蕾与荷叶,成碧空星闪,养眼养心又养情。

相机开盖,调焦距,设光圈,置模式,捕光影,按快门,咔嚓咔嚓,咔嚓咔嚓,节奏快慢有致,摄影人犹在舞池翩跹,仰拍俯摄,长焦、短焦,长枪、短炮,快门、延时,各显神通,快哉悠然。窈窕荷语入镜,魔幻影视美颜。依荷而笑者,舒皱展容,如返老还童,年轻的更年轻。凉意习习出毛孔,绿芽茵茵发全身,通体透绿,与荷类聚,亲如兄弟,情如姊妹。

浪浪碧波漾天际,朵朵菡萏绽笑意。唇含丹,腮亦赤,抛袖舒带,千娇百媚生,五指齐拂弦,轻拢慢捻抹复挑,唱腔低回酥骨,惹了谁相思泪洒。红尘难逃俗事,净土自在偏隅。推开一方杂念,抹染四方清凉。隔层恍惚幻影,醉入蓬莱仙境。临亭亭荷立,不知所语,手足不知所措。闭目,清香袭鼻,似二锅头醉脑,飘飘乎遗世独立。一声“莫走神”,把魂魄拉回,揉揉眼,拍拍脸,敲敲头,真还是凡体在世。

含苞欲吐露,展瓣秀芳菲。一阵风来,华盖铺天,旌旗招展,马踏鼓面,喷朝朝天,似有帝王出宫来。妻妾成群,前拥后簇,香厚浓涂,熏天蔽日。香团团,芳九九,浓淡相宜。行人驻足,少男摸腮有所思,少女咬唇而凝语。小孩摇荷,欢嚷乐呵。老者眯眼,吸新吐浊,神清气爽,疑似换了人间。

伸手抚绿,指尖生凉意。透指肚,静心如饮山泉。自然如空调,凉气迎面吹。烈日蔫气,只与野草较劲。目聚瓣中之黄蕊,神思游走于爽意。耳鬓厮磨,神思思,渺远醉。鼻吸蕊蕊,心停脉暂息,影如幻,极乐远,忘却刹那尘世。再有好事者,赤脚探水,有鱼喂脚掌,好似柔指捏搓,静神享受其趣。趣浓神思错位,幻影鱼爬上荷叶,美人鱼摆尾起舞,荷蕊似虾须摇动,众星托月,一曲神仙谣,带出瑶池浴女,上演仙女下凡故事。

低头绿荷下,轻唤荷妹妹。休怪外面多尘事,一心净耳听私语,呢喃伤感远去,岁月春归秋去。不论高尚与平庸,不提英雄逞能。呼妹来赏红,嗲哥来观绿。江南不再远,只在一念间。纽扣松散,蓬蓬怀籽。牵手莲叶,情真真,意切切。风来戏雨,滑落如露天籁音,浸润肺腑,变音符,与花仙一起飞。

蜻蜓直升机,飞飞起起荷叶停。君子不旁观,蜜蜂不袖手,参与运香忙。香成吨,聚如山。闲人让道,洒下一路香。

黄昏里,鱼游荷叶底,花摇蕾晃,叶翻茎动。花瓣有意水中霞,宽衣解带飘落。月朦胧,鸟朦胧,拥衾披纱,在天比翼,在池连枝。

有歌款款从诗来,卧披莲蓬,最喜小儿无奈。观荷不在荷,出淤泥,而不染,周先生指点迷津,让人生乐趣横生。

山回车转,捎凉载香,回家且慢享慢用,消暑除热,好不爽快!!

寻幽口袋营

□潘鸣

时近春分,朋友邀约去什邡南泉踏青。转老院子,赏彩色油菜花,吃农家乐。不足百户人家的川西平原村落,保留着近400年的古地名:口袋营。乍一听,觉得非同凡响,料想由来必然蕴有玄机。查阅地方史料,果然有记载:明崇祯十三年,张献忠兵进什邡。途经南泉,见此方毗邻龙门山麓,沃野连畴,竹树丰茂,浓荫蔽天,且农院相连,三弯九拐,错落无序,其形犹如口袋,陌生人易入难出,正是筹粮备战、进退自如的屯兵好地。于是下令在此安营扎寨,修建仓库。口袋营由此得名,流传至今。

信步在村院间悠游,果然遁入不一样的幽境。当年杂沓纷至的兵马和暗藏杀机的刀光剑影早已化作历史云烟,眼前已然岁月静好,一派祥和。座座林盘簇拥的老式四合院,不像别处所见新农村居舍那般规整划一。看似无序,却又自成章法。院子大小各异,门户朝向不同,分别坐落在相宜的一片屋基上,筑成随遇而安的清境。门前小径或宽或窄,腰带般绕院弯来曲去。竹林乔木盘根错节,

夹道交织,无心有意扯绊行人衣袂。落叶满径并不清扫,行走其上如履柔棉。一不留神,面前横亘一堵墙垣,正茫然以为误入死角;倏忽转身,旁侧却又闪现一溜新径,斗折蛇行,不知前方所终。院子是老派的四合院,小青瓦房,大红宅门。细品成色,都是精心整饬或重建过的。家家一围粉墙,白净如瓷。墙头盖了镂有图纹的漏檐瓦当,墙体下半腰嵌着黛色条砖,缝隙全用石膏浆细细勾描过。如此的匠心显出农家小康富裕的讲究与安逸,还多少有一点知足常乐的得意外露。

梦游一般穿越口袋营迷宫,眼前豁然一大片油菜花。第一次亲见,油菜花除了金黄色,还有这样的斑斓:瑰红、绛紫、铜黄、纯白、淡绿、深橙……细看植株长势,似乎比传统油菜纤柔一些。心中狐疑,如此另类的农作物,会不会徒有华丽姿色而缺失优良品质?请教手机“花痴”博士,方知彩色油菜花花期更长、花质更优,菜籽产量和含油量也更高。依托彩色油菜花,当地已形成旅游观光、新产品加工和销售产业链,并带动田园农

耕体验、乡韵婚礼秀场和农家乐等关联产业蓬勃兴起。丰饶的川西田野上,平添一道传统农业转型升级的亮丽风景。

花田中央,幽幽淌着一脉溪河。流水极澄澈,河床上苻草拂拂,苔痕斑斑,曲波里有小野鱼如闪电穿梭。田边村民告知,这是一条长年淌水的老河,上游源头是生生不息的沙泉。沿溪看水,就想起儿时川西平原水脉是怎样的旺盛。那时,院子里、林盘边、田畈上,挥锄掘地三五尺,总有清花亮色的水缕汨汨冒出。源自龙门山脉的自然河渠也是四季淙淙不绝……

随心走入一家院子,门楣匾书:照见等舍。一溜厢房皆中式装潢,有工夫茶舍,宁静禅房,抚琴雅舍,唯独不设麻将包厢。掌柜是城里来的两位娴淑女子,经营打理之余,兀自读书、修禅。

晚餐摆在露台上。就着啤酒,啃卤板鸭,喝清炖板栗土鸡汤,涮地道的绿色蔬,菜是刚从菜园里采摘回来的菠菜茼蒿。暮色四合,服务小妹悄悄点亮几盏烛灯,其实完全用不着的,半轮媚月亮汪汪爬上来,天地一派空明。置身此景,坐中人无不欣然陶乐,品着美食,一搭一搭聊话。话题海阔天空,横无际涯。就那么慢慢咀嚼一寸美妙时光,久久不肯离去……